

大時代之夢

石兆棠 著

香港蘊山出版社印行

一九六四年九月

大時代之夢

石兆棠 著

香港蘊山出版社印行

一九四六年九月

目次

- | | | | | | |
|---|--------------|------|----|-------------|------|
| 一 | 前言…………… | (一) | 十 | 歌德之答…………… | (二五) |
| 二 | 何謂「大時代」…………… | (二) | 十一 | 沙士比亞之答…………… | (三〇) |
| 三 | 老子之答…………… | (三) | 十二 | 安徒生之答…………… | (三五) |
| 四 | 孔子之答…………… | (五) | 十三 | 托爾斯泰之答…………… | (四〇) |
| 五 | 釋迦牟尼之答…………… | (六) | 十四 | 愛羅先珂之答…………… | (四五) |
| 六 | 基督之答…………… | (八) | 十五 | 高爾基之答…………… | (四七) |
| 七 | 蘇格拉底之答…………… | (十) | 十六 | 海燕之答…………… | (五〇) |
| 八 | 荷馬之答…………… | (十四) | 十七 | 大時代喜劇…………… | (五四) |
| 九 | 但丁之答…………… | (二〇) | 十八 | 結語…………… | (六九) |

一 前言

「大時代」雜誌的編者要我寫一篇文章登在「大時代」上，我便意識到這一次必須寫一篇大時代的文章才行了，不然假如寫了一篇小時代的文章而登在「大時代」上，豈不可笑？但是什麼叫：「大時代」呢？我滿以為跑上圖書館，查翻「辭源」，「辭海」，總可以解決問題的，但是使我失望的是這些大書裏並沒有印上這末一條，趕急翻看「大英辭典」，也沒這一項，這便把我弄慌了。轉想這是一個偉大名辭，怎末能在專論小事物的辭典裏找到呢？靈機一轉，便去翻查專論君國大事的「二十四史」，「了凡綱鑑」等等，可是還是落了空，裏面從沒出現過大小時代的字眼過。於是我的心便有些忙亂了。又轉想「大時代」原來是個新

名詞，怎末能在歷史的典籍裏找到呢？想到這裏，不覺微笑自慰。便打算從所謂新名詞詞典裏去扒梳。但是，翻完了英、俄、德、法、日的新名詞詞典還是找不着牠，於是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了。躺在床上，失眠了整夜，直到五更差近，一陣清風徐來，才得悠然入睡。可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竟打破我歷年來不作夢的紀錄，居然做了一個古怪的夢。憶及如此年成，什麼都可觸禁犯法，是否忽然胆敢作夢，也觸犯忌諱呢？言念及此，比起找不着「大時代」這名詞的涵義還更感到茫然自失。趕忙偷問「在民主聲中談法治」的先生們，據答：直到目前為止，做夢似屬自由，尙無判罰先例。聞教之下，不覺暗喜。急將夢情錄下，以告同病者。

二 何謂「大時代」？

我是懷抱着：「何謂大時代」的天大問題踏上夢境的大道上去的。我心中模糊地想著：這種問題祇有哲學家才可以解決了，於是我心不由自主地便飄飄然撞上中國天字第一號的「哲學家」，老子，的大門去。

三 老子之答

老子道貌岸然，正在騎上青牛，準備逃出關外，完成他逃難第九週年的劫運。我却冒冒失失地搶上前去：

我：「敢問何謂『大時代』？」

老子：「我現在急於逃難，無暇研究哲學了。」

我：「據說陳搏老祖大笑跌下騎驢來，說：天下從此太平了，不須要逃難了。」

老子：「（鄙棄的樣子）那傢伙懂得什麼？他祇曉得國難是災，須逃避，而不知勝利對中國也是災，也須要逃避。我才明白國難時期在苗嶺山脈，在橫斷山脈上還有逃的去處，勝利帶來的災害既更慘重，更兇狠，也更普遍，更深入，可是却無地可逃。仔細考究過，覺得祇有出關才是辦法。」

我：「那也無傷，即使要出關，回答我的問題總有時間吧？」

老子：「（不耐煩的樣子）我不是說過嗎？「吾無以名之，字之曰：『大』」（見「道德

經」。所以凡無以名之的東西就叫做「大」，你所謂的『大時代』，就是無以名之的時代（他說完即想鞭牛前進）」。

我：「那末內容呢？」

老子：「內容？我祇研究過『小國寡民，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見『道德經』）的社會，現在地面上住滿了人，老早弄得我頭昏眼花，還來一個什麼撈什子的『大時代』，叫我怎樣回覆你？」

我：「但是——」

老子：「（他一時真想發怒起來，但又似乎想起自己是提倡：『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見『道德經』）的哲學的，所以還是轉了口說：）好吧，這個問題，你還是去訪問那些自稱救世的哲學家去吧，例如孔老二如何？我確是急於出關，無暇回答你了」。

我沒有辦法，祇好鞠躬而退，順步走上大成殿去。

四 孔子之答

孔子正在與弟子們用早餐，食冷牛肉，我長揖而進，恭然而問：

我：「敢問夫子，何謂：『大時代』？」

孔子：「（溫和的樣子）時代有什麼大小之分呢？我不是說過：『小大由之』（見「論語」嗎）？」

孔子這樣一說，弟子們都哈哈大笑起來，尤其孟子笑得一副黃牙齒都露出來，怪難看。

我：「但是，夫子的書裏祇討論過仁義道德，絕沒有討論過時代的問題的。」

孔子還不及回答，孟子老早忍不住搶着回答了：

孟子：「雖然沒有討論過，不過，我不是說過嗎：『夫子聖之時者也』（見「孟子」），不論什麼時代，我們夫子都不失爲聖人的，所以我們老早不注意時代的大小了」。

說着孟子先笑起來，孔門弟子更附和着鬨堂大笑。我忍不住這種傲慢的辭色，我堂

當然採取攻擊的姿勢。

我：「不要訕笑吧，須知最後發笑的才是善笑的（法諺），也許「大時代」的來臨，你們連冷牛肉也找不到來食呢！爲什麼不仔細地來思量一下！」

孔子也感覺弟子們的失禮，便說：

孔子：「算了吧！你知道我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見「論語」）的，你所問的「大時代」是西洋輸入的新思想，我自然難於答覆你了。幸喜現在「西方有聖人」，你何妨親到西方去訪問一番呢？」

我覺得這倒說得有理。便辭出大成殿，擺起高等華人模樣，昂然乘搭美國軍用機飛向印度去訪問我佛如來。

五 釋迦牟尼之答

如是我聞，是時釋迦，「始成正覺」（見「華嚴經」）。「一時佛在寶羅筏城，祇桓精舍，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無漏大阿羅漢，佛子住持，善超諸有，能

於國土，成就威儀，從佛轉輪，妙堪遺囑」（見「楞嚴經」）。我於阿難菩薩發問得佛回答皆大歡喜之後，頂禮佛足，合掌白佛：

我：「願我佛大慈悲，開示我等：何謂「大時代」？」

釋迦牟尼：「善哉善哉！此問不可言說」。

我：「我佛！「華嚴經」云：「了法不在言，善入無言際，而能示言說，如響徧世間」。我佛善「以無言之言，詮言絕之理」（見「華嚴經」），那末，對此精微問題，爲什麼不可言說」？

佛聞我言，拈花微笑。文殊菩薩睹狀，即上前邀我一旁，告我說：

文殊：「你所謂「大時代」即是「娑婆世界。如是東方，千百億，無數，無量，無邊，不可思，不可想，不可說」（見「華嚴經」）。佛拈花微笑，便是以心傳心，妙在心悟，不可言傳，你還是不多問好了」。

我也想到他們是出家的人，不談入世問題。所以也祇好辭別佛所，轉搭飛機，到「耶路撒冷」訪問耶穌基督。

六 基督之答

基督照舊被釘在十字架上，好像很痛苦似的。我即上前行基督教古禮，匍伏吻基督

足而發問：

我：「基督，我的主，你能訓示我：什麼叫「大時代」嗎？」

基督：「那就是最後審判的日子」。

基督的肯定答覆，使我很歡喜。但我還有點不很明白，我便繼續追問：

我：「所謂最後審判的日子是指天上的，還是指地上的？」

基督：「自然是指地上的。天上日月永恆，那裏會有最後的日子？」

我：「如果最後審判是指地上的，那末誰將爲審判者，誰又將爲被審判者呢？」

基督：「我會說過：『凡自認無罪的才能用石投擲他人』（見「新約聖經」）。換言之，凡自認無罪的才可以審判他人。而被審判的，自然是背教者的猶大，以及無惡不作的法利

賽人等等了」。

我：「審判的方式，是不是像你所熟知的法蘭西革命時代的人民審判方式，把被判罪者一

送上斷頭台去呢？」

基督：「我不贊同復仇的方式，我常說『愛你的敵人吧！恨你的就寬恕他吧』（見「新約聖經」）！

我：「如果不處罰犯罪者，那末地上的罪惡幾時才能消滅呢？」

基督：「到世界的末日，一切罪惡及犯罪者都會消滅的」。

我：「你所謂世界的末日，是指這個地球的末日呢？還是指舊社會的末日？如果是指地球的末日，那末無論好壞，一切都隨地球的毀滅而毀滅去了，正是清濁不分，玉石俱焚，罪惡和犯罪者都未被清算，這篇糊塗帳究將如何了結？如果指舊社會的末日，那舊時代的渣滓還須得經一番清算手續，然後新生者才能活潑地成長起來的，那爲什麼你否認復仇的清算意義？」

基督似不欲答我，他身體上的痛苦已充滿了他的顏面，他的母親聖瑪利亞走上前來安慰他。她是莊嚴而美麗的處女，曾爲幾千年來西洋畫家的理想模特兒。但說也奇怪，她

和東方的觀世音菩薩一樣，儘管爲一般善男信女所崇拜，但是一般姑娘們向來不學習她，偏偏傾向輕浮淫蕩。弄得中國男子急了，曾經祕密鼓動把娘兒們腳兒都纏綁起來。可是說也奇怪，媽媽的腳纏了，女兒的腳還是大的，把拉馬克(Marak)後天獲得形質必遺傳的理論整個推翻。於是中國人祇好屈服不再試驗，西洋也未仿行。結果聖母和觀世音儘管被尊崇禮拜，姑娘們照舊是叫囂放蕩，招搖過市，不在話下。此刻我瞥見聖母走來，母子一般悲傷，於心不忍，便辭別下來。乘機飛渡希臘，找蘇格拉底打官司去。

七 蘇格拉底之答

蘇格拉底被判處死刑自行仰藥而死以來已經兩千多年了，毒在他的肚子裏似乎還沒有減輕的現象。我一見就像他的弟子克利圖(Crito)一樣，不自己地熱淚紛飛。

我：「唉！蘇格拉底！爲什麼教育者也淒涼一至如此嗎？」

蘇格拉底：「我非死於法，實死於人」（見柏拉圖著：「辯訴」）。

我：「但是，所謂「人」爲什麼一定要置你於死地呢？」

蘇格拉底：「爲了他們是無知。因爲無知，所以他們不瞭解他們的行爲是罪惡，所以我嘗說：無知就是罪惡。因爲行爲者本身不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一切行爲全出盲動」。

我：「那末，你顯然是爲你的時代而犧牲了」。

蘇格拉底：「但是誰又不爲他自己的時代而犧牲呢」？

我：「然而我們與你相隔兩千年，我們的思想已經和你的不相同了，我們決不願爲我們的愚昧無知的時代而犧牲，我們却一致願爲我們所理想的「大時代」而犧牲」。

蘇格拉底：「什麼叫「大時代」呢」？

我：「我也不知道。我就是爲了這個疑問才不惜千里跑來求教你的」。

蘇格拉底：「你說你不知道，這態度使我異常高興。我的同時代的人們常常愛誇說自己知道這個，又知道那個，事實上他們是什麼也不知道的。我一生就忙於到處指摘他們的無知和愚妄，直到他們自承無知爲止。我常說：「我和他們一樣不知道什麼叫做美，什麼叫做善，但他們不知却自誇是知，我不知却自認無知，可見我比他們聰慧些」（見「辯訴」）。

你現在一開口就說自己不知道，可見你們東方人坦白得多。我記得貴國的聖人孔

夫子說了一句話：「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見「論語」）。說得真是有理。他現在還健在嗎？

我：「健在。天天都食冷牛肉」。

蘇格拉底：「那他幸福得多了。我現在一樣都食不得，毒物在作祟」。

我：「那末，你還有精神告訴我什麼叫「大時代」嗎？」

蘇格拉底：「不！我想我不能够。我也想希臘任何哲學家也不會能够。原因自波斯戰爭以後，我們希臘聯邦的力量打敗入侵的波斯，大家滿以爲是「大時代」來臨了，但是出我們意料之外，我們的眼界擴展了，我們不能再安於城市國家的生活，我們的政治經濟範圍擴展了，我們却無力應付複雜的世界政治，結果舉國混亂，公私茫茫然不知所措。於是首先我們的自然哲學崩壞了，大家已不能沉靜下來，思量宇宙的真理。大家忙於人事問題，於是我才挺身而出，倡導道德哲學的重要。更目擊大眾知識的缺乏，便把道德建築在知識論上面，標榜知識就是道德，無知就是罪惡。但是大眾給我的報酬就是把我宣佈死刑。我的弟子柏拉圖，變更方針，以爲解救希臘的危局，祇有改造政治經濟的制度

才行了。他的「共和國」(Republic)一書，曾傳誦千餘年。他以爲須要哲學家來統治國家，而統治者們不許有私有財產，實行貴族公妻共產制度。這樣爲政者自然無法貪污，也自然奉公守法，天下大治了。但是大衆給他的報酬，却是鄙棄和輕視。他的弟子亞理士多德又變更方針，以爲利用國家至上的口號，用國家這個抽象機構來統治全民的生活使舉國一致，於是頹廢的民風就可以改轉過來，成爲富強。但是人民對他的報酬就是把他罵成漢奸，逼他走死卡拉西士(Chalcois)島上。所以我們滿以爲對外偉大的戰爭勝利後，一定是偉大的時代降臨，誰知我們追不上時代，無知在統治我們，結局我們是幻滅了。我們光榮的希臘文明，反給這一場勝仗弄得原來的根基也無處安放而崩潰了。我們會爲我們的國家絞盡腦汁，倡導爲迎接「大時代」來臨的新文化運動，但是爲了國家經濟的蕭條，爲了人民知識的貧困，也祇落得個身辱國亡。那末，再有誰來與綴淋漓地談論「大時代」的問題呢？

蘇格拉底口若懸河，把幾千年冤氣一吐無遺，使我這個貧乏的腦袋一時想不出問題來問他。又見他已動了肝火，恐傷他身體，於是便祇好唯唯而退。出得門來，覺得這個

「什麼叫大時代」的問題，似乎從哲學家們是找不到什麼答案了。於是轉想何不找文學家們去推敲一下？恰好憶起文學始祖的荷馬，正住在希臘，於是便三脚兩脚跑上那古典式建築的石階，叩首詩人荷馬的門求見。

八 荷馬之答

荷馬是個偉大的史詩作家，白鬚飄蕩，儼然仙翁，令人一見肅然起敬。我即趨前揚聲問安。

我：「讓我祝福你吧，荷馬，你詩歌的玄祖！」

我今正來自中華，我願你起居如意！」

荷馬：「呵，你東方之子，中華之所生，

博學而無所成名！

你今得崑崙山土地的接引，

遠來此地究欲有何詢問？」

我：「呵，荷馬，你詩歌的玄祖，

我欲問而惟恐有所唐突」。

荷馬：「不！你中華之所生，東方之子，

我將回答你所問而毫無所遲疑」。

我：「那末，我所問將是：何謂『大時代』？」

荷馬：「你會讀過我的『伊里亞德』(Iliad)與『奧德賽』(Odessays)？」

我：「讀過的」。

荷馬：「那末，善哉善哉！」

那豈不是正描寫着一個光輝的「大時代」？」

我：「但那些儘詠敘着往古的陳迹，

且說一切全出於神意。

把紛紜世事盡簡約成全屬命運所指使，

這與事實似相背馳。

所以我全不同意」。

荷馬「但是，是事實的必然，

何莫非命運的必然」？

我：「說是事實的必然我同意，

說是命運的必然，那祇甘心受神欺」！

荷馬：「其實神並不欺你是你自欺，

是事實的必然何莫非有神意」？

我：「然而「伊里亞德」寫戰爭，

那一切武勇爲誰人？

不爲了國家存亡，不爲了民族死生，

單祇爲了美人海倫（Helen）的私奔，

單祇爲了個人的私恩和仇恨。

這便是托羅伊（Troj）十年戰爭的後果前因。

「奧德賽」寫的是戰後的情景，

充滿了貴婦的驕淫，充滿了無賴的任性，

這便是遠征軍主帥阿加綿農（Acaemenon）被淫妻殺死的伏因。

再看不見生活的重建，再看不見社會的復興，

祇看見「奧德賽」主人翁攸里賽斯（Ulysses）顛播在歸程。

假如這就是「大時代」生活的全景，

詩人荷馬呵！我也不願再去追尋，

我但願即時哭倒你的脚下不再轉歸程」。

荷馬：「唉唉！你中華之所生，東方之子，

你用不着那末樣悲傷和失意。

要知道那是你所說的是歷史的陳迹，

是過去的詩篇不是今日的卽事。

人類過去曾有過那末個時日。

爲了美人和意氣便把頭顱拋掉，國土喪失，

那時候英雄的令名是用意氣來撐持，

所以說：「士爲知己者死」！

那時候皇冠的光華是用美人來裝飾，

所以才有「不愛江山愛美人」的詩句。

極緻表現自己是上古道德規律，

極緻表現此點是兩詩精神所繫。

所以那正描寫着一個光輝的偉大時日，

不要評論古人應用今日的尺度」！

我：「如果光輝的「伊里亞德」與「奧德賽」，

曾寫照着一個偉大的時代，

但那是屬於過去的，不屬於現在，

而我所追求的，詩人荷馬呵，還屬於將來」！

荷馬：「詩人的職責是追懷過去，指摘現在，

但是呵，怎能够想像將來？

我作詩的立場是寫實主義，

對將來是一向避免瞎猜。」

我：「這末說來使我高分悲傷，

我千里跋涉也祇落得個空走一場！」

荷馬：「唉，你東方之子，中華之所生，

我不忍見你滿腔熱情祇贏得珠淚縱橫。」

讓我介紹一位詩人你去詢問，

他不注意寫實，却注重幻想稱能。」

他一定能滿足你所希望我敢斷定，

他就是頂頂大名的「神曲」作者但丁。」

我：「那末，讓我辭別你了，荷馬，你詩歌的玄祖，

我爲追求我的答案再不辭跋涉長途

九 但丁之答

我被介紹到意大利福羅棧薩·但丁的故居。我一見這位偉大的情人，中世紀的詩宗，我卽把我的願望向他詳細說明，請求他給我以可能的指示。他一片熱誠地招待我，並卽問我：

但丁：「你讀過我的名著：『神曲』嗎？」

我：「讀過的，連你的熱情詩篇：『新生』也讀過」。

但丁：「那你一定知道我神遊『地獄』是由我的愛人來接引了」。

我：「是的，是由那位千古美人『比特麗采』（Beatrice）來接引」。

但丁：「那末，你如果想到『大時代』一遊，我想，也必須你的愛人來接引才行。你有愛人

沒有？」

我：「沒有（我對他別緻的問題一時惶恐起來）」。

但丁：「呵，我弄錯了，你們貴國一向是提倡男女授受不親的，所以你無法找到愛人了。」
我：「不，敝國的男女授受老早親了。即在不親的時代，貴國人士對愛人還是不去找的。」

但丁：「（驚奇起來）怎麼啦！愛人不去找，怎麼成？」

我：「原因敝國聖人一向特別多，老早把敝國教化成禮義之邦。於是乎大家對愛人也者都不高興眼光去找，而是瞎目瞎眼撞上的。例如鶯鶯和張生就是在野廟裏撞上的，賈寶玉和林黛玉也是在大觀園裏一撞就成。就是皇帝的風流韻事，也是靠自家運氣撞得合適才成功，不然縱使富有四海依然難担保一定會有個理想愛人的，也因此幽王和褒姒、唐明皇和楊貴妃才能够絕絕千古。假若沒有這種絕福，大家也就默爾而息。敝國的皇帝們絕沒有爲了愛人與兵動衆，像托羅伊十年大戰爭那樣祇爲了爭一位美人海倫的，這是敝國皇帝們的唯一優點。所以敝國自古迄今，自上至下，對於愛人是一向各撞運氣，撞不上，則紅顏命薄，才子運乖，撞得上，那就不消說得，彷彿陰電和陽電一樣，一撞就起

Spark」。

但丁：「這末說來，貴國的戀愛方式是多末詩意，多末美麗！至於我們西洋人無論怎樣也

撞不上的，就是撞着跳了若干次舞還不行，甚至抱起來₂₂過還不行。唉！但是（他忽然抬高了聲音），爲什麼你總撞不上呢？」

我：「那是軌道不同的關係。譬如說許多天文學家都在預言地球會與火星相撞了，可是直到現在還撞不成功；但是總沒有人預言某列火車會相撞的，但是年年都有火車相撞的新聞，這就是軌道同與不同的關係」。

但丁：「唉（他長歎一聲，若有所感觸一樣）！如果我和我的比特麗采早知道一撞就可以相愛的話，那何至獲得如此悲傷的結局？」

我：「那也不值得怎末悲傷。如果你倆戀愛成功的話，我們那裏還有「神曲」這名著可讀？所以司馬遷被閹而寫成「史記」一書，敝國文人是一向敬賞不置，認爲如果他一生官運亨通，雄糾糾地過活，那豈獨沒有「史記」，連後來「二十四史」也沒有規模可遵循了啦！所以有些人還恨不得早把史家們多閹他幾個，那敝國史學一定老早突飛猛進了」。

但丁：「但是在當事者個人是多末痛苦啊！」

我：「那也是一時的。所謂男女之間的熱情所引起的痛苦，更是一時的。一到年紀老邁，什

麼美人也忘掉了啦。試看哥德老了，便把他的綠蒂姑娘忘個乾淨。綠蒂老來依靠他，他也淡淡地待她，爲了他已不是穿黃褲子綠襯衣的「少年維特」了啦！」

但丁：「但是，我到老還是熱戀着我的比特麗采的。」

我：「那是因爲她早死的原故。姑娘一死了，不是你的也是你的了。假如不死，也許他一嫁二嫁，抱了老少肥瘦若干丈夫以後，你的「神曲」中到地獄遨遊那一段的接引者也祇好另請高明了啦！」

但丁：「不過，我總是忠實於我的愛人的，因此我的「神曲」也就如此這般地寫成了」。

我：「每個人能够抱有這樣一種堅貞的信念，那總是幸福的，所以我永恆地羨慕你，也祝福你」。

但丁：「可是，假如你也能有這樣一個愛人，即使她在生前沒有對你的忠誠的愛表示同意，

死後還是爲安慰和淨煉你的靈魂而帶着那末樣多情而誠摯地，像我的比特麗采引導我到地獄一遊一般的心情和態度，來引導你到「大時代」去，那不同樣是幸福的嗎？」

我：「這也很難說。如果我碰上的愛人偏不想去「大時代」，却想去「地獄」，那我也祇好

像你一樣到「地獄」跑跑了。那末，又如何能走到「大時代」去？而且在她死後才和我去我也不高興，我是想她在生前和我去的呢」。

但丁：「你既沒有愛人，又有這種顧慮，那你想一遊「大時代」，祇剩下唯一的辦法了」。

我：「什麼辦法呢？」

但丁：「那就是用魔鬼來領導的辦法。事前和魔鬼簽好合同，規定祇去「大時代」一遊，不去別處，並且聲明是生前去，不是死後才去。這樣既不發生領導者的問題，目的地也絕不會弄錯，並且又是生前去了。這正是哥德寫「浮士德」的手法。讓我介紹你給他，周詳地和他接洽如法泡製好了」。

我：「祇是哥德老人是住在德國，在希臘蹂躪過的德國，到處是特務，我很有點怕跨上德國的國境去」。

但丁：「「在地獄的門前是無所用其恐懼」（見「神曲」）。你儘管去好了，你是東方人，當然瞭解「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高貴的哲理的。那末爲了尋求智慧爲什麼憚於進地獄一行呢？」

我沒有辦法，祇好辭別了但丁，乘歐陸特別快車由義大利北上穿過奧地利到德國，尋訪那一生有過一打愛人的詩人哥德去。

十 哥德之答

哥德是一位高貴的紳士，我一見我就單刀直入地請求他：

我：「我想請求你借你的魔鬼「靡非時特」引導我到「大時代」一遊如何？」

哥德：「不！我的「靡非時特」所引導的是頂頂大名的科學兼哲學家的「浮士德」你知道嗎？」

我：「自然知道，我熟讀過你的著作。不過我也研究過科學與哲學啦，請看：有著作爲證」。

哥德：「但是你缺乏「浮士德」所保有的兩種條件：第一，你還沒有研究到老，第二，你並沒有對你的研究表示絕望」。

我：「這是對的。不過「浮士德」也缺乏我所保有的兩種條件。」

哥德：「什麼（他真果發火起，他是以為自古迄今祇「浮士德」是唯一偉大的人物的，怎末東方來了一個比「浮士德」還更傻的人呢）！」

我：「（鎮定地說）第一，「浮士德」祇想去尋找村女和公爵，那都是些俗不可耐的東西，而我却一意去尋訪光輝的「大時代」；第二，「浮士德」祇想為一己享受才去，而我却為了大眾知識的增進才不惜此一行」。

哥德：「但是（有些忸忸的樣子），我的「際非時特」所熟知的祇是酒色財氣的勾當，所能辦到的祇是引人墮落萬劫不復的工作，他那裏能領導你到那個堂堂皇哉的「大時代」去！」

我：「那末，你也沒有辦法幫助我達成我的目的了嗎（我想到有人評論他從頭到腳是個俗物，真是含有至理）？」

哥德：「這使我很抱歉。不過我必得請求你的原諒，原因我所處的時代和你所處的時代不同，我所生存的空間也與你所生存的空間有異。你所處的是二十世紀，是可以大聲高呼為自由，為民主而戰的時代，可是我所處的時代祇要聽到自由和民主，就非馬上掩耳却步不可，不然個人生命就有危險。至於我生長的德國，當鄰邦法蘭西大革命時，代表人類

文明的最優秀典型出現地球上時，她却是最分裂，最腐化，最封建的國家，生長在這種時代，這種國家裏，不容易談到所謂「大時代」的問題，正如同生在深海裏的魚，不容易談到太陽等問題一樣」。

我：「但爲什麼法蘭西革命那樣大事件，都不能打動你們的心情呢？」

哥德：「原因與我同時代的人做奴隸慣了，老早忘懷做人的必具條件：自由與獨立。一切祇聽準王爺們說什麼，大家就說什麼。而王爺們本身也可憐得很。因爲那時候德國還未統一，一些大小地主，就是一些大小王公，他們國小民貧，智能低下，行爲卑污，對外國一向無知無識。到明白法國革命直接威脅他們自身利益時，更是諱莫如深。於是那些順民們跟在王爺們之後，還敢說什麼呢？界上做慣奴隸的人大都是這般心情的」。

我：「這種心情我很懂得，原因敝國此種心情也特別豐富」。

哥德：「怎麼說呢？」

我：「原因因五千年老歷史且莫說，西洋人壓迫我們就成百年，開始的頭一仗，就是在南中國打的所謂「鴉片之戰」。自此以後，我們一直仰外國人的鼻息，仰到今天，現在連外國

人放的屁也覺得香了」。

哥德：「這末說來，貴國的奴隸性頗有造詣」。

：「敝國的奴隸性，說來已構成多數國民生性的一部，年老的以爲不能把洋奴這個徽號帶進棺材，總有一點不得善終之感，而少壯的也以不能繼承洋奴這塊金字招牌，就有點不肖之懼。所以一向對外國總以擺起仍舊做奴隸爲佳的架子，稍有人胆敢指摘外邦，就全市騷然，彷彿大兵就降下了，大家的飯碗就全打爛了，而該大胆說話的，公認似要拿去火燒去，拿去活埋去，以免牽連大家受災受難」。

哥德：「如此說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頗有比美的地方了。」

我：「但以我想貴國的奴隸性特別深重，所以希特拉出來，大家祇懂得被他牽着鼻子走，不敢反抗。要是遇着我們中國人一定不放鬆他，試看對袁世凱我們就親手攙垮了他呢」。

哥德：「我們德國民族性就是如此，能可服從，不願反抗。最多祇會另尋墮落之路。試就對拿破侖戰爭前後來說，就混得一團糟，發國難財的也有，發勝利財的也有，貪污賣國的也有，與敵兵勾結的也有，舊日壞處沒有洗刷去，新的亂子又叢生了。急的我的浮士德

，才對他的科學與哲學絕望了，祇想重獲青春，重享人生美夢。金錢，名譽與愛情便成了他的新的追求目標。世界紛紛，如此轉變人，豈不可嘆？」

我：「其實，「浮士德」處在如此是非混雜的時代，不能本他科學與哲學的修養，挺身而出，批判現實，鞭策并領導時代前進，這已是我對他不滿意的地方了，他甚至還隨波逐流，老了也去追求名利與愛情，這是何等凡夫的行徑呵！」

哥德：「但是，誰又能超越他所處的時代去呢？聖人之少不是爲此嗎？」

我：「你的意思是：凡不能超越時代的就應當沉淪在時代污泥裏嗎？」

哥德：「不是這樣說。我祇想說已沉淪下去的是有他的時代背景和必然性的。原諒這種必然性所造成的苦果是人性裡最寶貴的東西。」

我：「那是對的，所以我常常含有眼淚讀你的「浮士德」，覺得他的悲劇比「少年維特」的悲劇還淒涼。因爲後者祇是「少年」的悲劇，是感情的悲劇，前者是「人生」的悲劇，是理智的悲劇。」

哥德：「我很感謝你對我著作的認識與批評。」

我：「我願意從你學得更多的東西」。

哥德：「我所能貢獻你的祇是：悲劇的理解必須更深入，想深入必須追隨希臘的先輩，從那裏去汲取最根本最新鮮最活潑的滋養品」。

我：「可惜我前經希臘錯過了學習的機會」。

哥德：「那倒可以補救的。近世悲劇最完成的巨匠是在英國，你由此渡海去英國非常近」。

我：「那巨匠是誰呢」？

哥德：「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沙士比亞。他著作裡用的字，比英國字典裡所用的還多呢」！

我：「我怎能去拜會他呢」？

哥德：「開始是行動」（見「浮士德」），你立即去，我給你寫介紹信好了」。

我於是沿着英國退兵的路綫，自登克爾渡海過英倫，拜訪絕了後代的沙士比亞。

十一 沙士比亞之答

沙士比亞笑吟吟地在石階上歡迎我，彷彿他預先知道我來拜訪他一般。我一想他的時代還沒有電報發明，諒想不會事前從哥德處獲得通知，他的先知先見不免使我驚奇了。我還未及發問，他已伸手出來，熱誠地握我的手而說：

沙士比亞：「來！讓我歡迎你吧！我早知道你駕臨了」。

我：「你怎能够預先卜知我會來臨呢？」

沙士比亞：「我不是卜知，我是夢見你來的」。

我：「這更奇了」！

沙士比亞：「完全不奇！我自從『仲夏夜之夢』（沙翁劇作名）一夢就夢到今天。夢中看見你正從中華大國做一個『大時代之夢』，一路夢到我這裏來，所以我便依時出來歡迎你了」。

我：「這末說來，你我都在夢中，我們真正是夢中相見了」。

沙士比亞：「夢中相見不爲奇，夢中相見而能說醒時話那才寶貴」。

我：「是的。世間祇恨醒時已經說夢話，夢時那還能說醒時的話呢」？

沙士比亞：「唉！『仲夏夜之夢』那一般男女，就是醒時既糊塗，夢時更糊塗。」

我：「他們夢時更糊塗是那些神仙小鬼弄出來的。」

沙士比亞：「其實，在他們，夢和醒沒有分別，反正是一樣糊塗下去。」

我：「唉！如貴人生！難怪一般有心人切實希望一個『大時代』來鞭策我們，好使大家提起

精神來做人了！」

沙士比亞：「你以為真有那末一個『大時代』，可以把全人類心腸都改變過來的嗎？」

我：「是的。」

沙士比亞：「但這種時代是已經過去了！」

我：「怎末說呢（他的判斷使我吃驚起來，幾乎把我的夢都驚醒去了）？」

沙士比亞：「原因自『愷撒大將』（沙翁劇作）被刺死後，人間的『大時代』算是已經結

束」。

我：「對於一個英雄悲劇的死去，是使人無限地同情的。千古之下，猶為人因讀了你的詩劇而驚心動魄，而廢書長嘆。這不僅因為愷撒的英雄氣概，磊落胸懷，令人肅然起敬；就

是刺死他的那個「布魯他斯」(Brutus)也是來去光明，颯強地幹，慷慨地死，同樣地使人感到心酸。但是，這也不過是一個時代糾紛的結束，另一個新的矛盾的開始吧了。人類歷史如果永遠向前，那社會間的矛盾一定開始了又結束，結束了另開始，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怎能說：人間的「大時代」算是已經結束，不再來臨了呢？

沙士比亞：「我總以為英雄的時代結束，便是俗人的時代開始了」。

我：「難怪你以後的悲喜劇，像『羅密歐與朱麗葉』、『威尼斯商人』、『麥克白』、『凡龍納二紳士』、『里爾大王』等，便都從俗人世界裏去找材料了」？

沙士比亞：「是的」。

我：「甚至『仲夏夜之夢』一劇，竟把庸夫俗子送進王宮去表演他們的俗人劇去了。這是你所暗示的俗人時代的開始嗎」？

沙士比亞：「是的，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我：「但是——」

沙士比亞：「怎末啦（他有些驚奇起來）」？

我：「清算俗人的時代，不是一個偉大時代的來臨嗎？」

沙士比亞：「也許是的，不過我是不能想像牠的內容了。雖然我願意生活在那一個更新的時代，並隨同牠的歡樂而歡樂，憂傷而憂傷。」

我：「你會生存在那一時代裡的，因為舊的時代生存在你的劇作裡。新時代的人們想瞭解或透視舊的一代，就須從你的作品，所以你決不會為新生代所忘懷，你將永垂不朽。」

沙士比亞：「可惜我知得太少也寫得太少了。」

我：「你的謙遜，是你的偉大的基礎。」

沙士比亞：「如果我更能展望將來，那我的劇作也許一直寫到你所理想的『大時代』去。」

我：「就因為你的作品注重寫實，所以你的成功才這樣偉大，假如你專從想像中去追尋，也許你同樣成功的，爲了你是這末樣的天才，不過，那一定不是戲劇，而是童話了。」

沙士比亞：「童話中也有濃厚的寫實主義的精神的。」

我：「真的嗎？」

沙士比亞：「真的！像丹麥安徒生的童話就是這樣的作品。他想像將來，也爲現在而寫照，

他爲小孩而創作，也爲成人而獻藝。所以他的童話完全開闢了一個新的境界，那是我們劇作裡永不會有的，也許是你所追求的「大時代」的境地也未可知。

我：「那我是切望於會見他了」。

沙士比亞：「容我擇函介紹你。他方才在『仲夏夜之夢』裡和那些小神仙們談個整夜。希望你採集些材料回去寫作呢」。

我於是再渡海到歐陸，尋訪童話天才作家安徒生先生。

十二 安徒生之答

安徒生是個永遠年青的老人，和他談話，竟連自己也感到年青了幾分。於是我見他再也不須要客氣，我立即問他：

我：「安徒生先生！你剛從『仲夏夜之夢』歸來，你找到了什麼材料寫童話嗎？」

安徒生：「沒有，那些神仙們祇會說鬼話」。

我：「怎末樣呢？」

安徒生：「原因神仙們根本脫離了世間，無所事事，這本和廢物差不多，而在『仲夏夜之夢』裡，還幹些無聊的勾當。廢物已經不合時宜，還幹些無聊事，簡直令人作嘔」。

我：「據說神仙們都是作弄人開的，在『仲夏夜之夢』裏，也未能例外，怎麼特別使你老人家作嘔呢？」

安徒生：「神仙們並不一定都作弄人開的。童話裏出現的神仙，有的是很和善可親，慈祥可愛而為一般天真性靈的小孩們所敬愛的。祇是『仲夏夜之夢』裡的神仙們，單在玩夫妻打鬥，食醋，偷人的勾當，簡直是俗不可耐了」。

我：「大概是『仲夏夜』，情感特別昂揚的關係，如果是『季冬夜』，夫妻兩口兒，就是神仙，也會相親相愛了」。

安徒生：「但是，大熱天時還不能和平相處，冬防時期到來，露水夫妻固難和諧，柴米夫妻更是感情尖銳化了，窮人過季冬之夜，簡直是一段過地獄的奈何橋一般的淒涼生活呢」。

我：「我讀過你的『賣火柴的女兒』的故事，才知道冬天對於窮人是如何的淒慘可怕。但是

，你寫得太美麗了，小孩子們祇在讚嘆那可憐小女兒所見的幻景，而忘掉現實對她的可怕可哀」。

安徒生：「唉！我是想用那美麗的幻景，來詛咒現實的殘酷的」。

我：「對現實，不是詛咒可以完事的，用幻景針對現實來詛咒，那祇表現弱者無出路的悲哀」。

安徒生：「對小孩們也祇能通過神奇的穿插，使他稍為感觸到現實的邊緣便算完事，這是童話故事的基本創作精神」。

我：「那是消極的精神。激發小讀者們對社會的正義感，提高他們代表新時代精神去改造舊的社會秩序，那才是積極教育新生代兒童的文學的義務」。

安徒生：「這是我所難於瞭解的」。

我：「這嘛說來，你招待你的小朋友讀者們，也僅祇在你的幻想的花園裡，歌歌唱唱，玩玩要要，盤桓一頓以後，他們連毫無所獲便送他們歸去，他們今後如何再也不管。祇在留連你的花園裡時，儘情使他們愉快而已，歡笑而已。他們過去哀哭，痛苦，淒涼，你不

理，他們將來仍舊哀哭，痛苦，淒涼，你也不理。這就是你創作的根本態度嗎？」

安徒生：「我以為一切童話作家都是抱這種創作態度的」。

我：「那你們何都是舊時代的人物了，過去了！」

安徒生：「但是小孩子們都是現實的，他們不會想到遙遠的將來，所以和善的聖誕老人在他的布袋裡所攜帶來送給小孩們的，也祇是適合當天受用的禮物吧了」。

我：「但也祇够一天的受用」。

安徒生：「難道你以為他應當把一切過去，現在，未來的幸福，都一次送給小孩們去嗎？」

我：「是的，凡給予小孩們的，都應當想到是他一生享受不盡的才好。一年祇送够一天受用的禮物，這表示聖誕老人的吝嗇，而小孩們也祇好在他送禮物來的那一天紀念他了，還有三百六十四天便祇好把他忘個乾淨。一年祇有一個聖誕節，就是爲此」。

安徒生：「這麼說來，你們這一代所想的，和我們那一代所想的完全不同」。

我：「我們還嫌我們落伍呢」。

安徒生：「地球多轉了幾萬轉，世間人心也進化得那麼快嗎？」

我：「對啦！我們現在還感覺我們處的是個小時代，另一個新的『大時代』即將來臨，舉世人士現在全在嘆落伍呢！」

安徒生：「那可驚奇了，究竟這個『大時代』包含着什麼內容呢？」

我：「我也不知道，我已跑了半個地球也摩不着邊際呢。」

安徒生：「（他沉思一下）怎能有一個聖誕老人在他的大口袋裡把整個『大時代』裝來送給我們就好了。唉！這樣的年成，這樣的問題，連我也急起來了。」

我：「那你試去尋訪下聖誕老人如何？」

安徒生：「唉！神話裡的聖誕老人，童話裡的聖誕老人，現在都不適用了，爲了他們的口袋一向都是小得可憐，即使有個『大時代』，他們也裝不進去，裝得進去，也恐怕他們背不起來」。

我：「試看看文學裡還有頭號的聖誕老人沒有？」

安徒生：「（他手反向背徘徊起來，想了許久，忽然兩眼發光的喊出來）有了！有了！」

我：「（我也緊張萬分）怎麼啦？怎麼啦？」

安徒生：「（喘過氣來）唉！我發現了！原來文學裡有個足足像聖誕老人畫像的文學家！」

我：「那是誰呢？」

安徒生：「是俄國的托爾斯泰！」

我：「他的口袋如何？裝得起『大時代』沒有？」

安徒生：「口袋是特大號的，裝得起！他連成百年來誰也擔負不起寫作那個胆小鬼拿破侖如何蹂躪歐洲，如何失敗過程的事，他都一口袋裝進去，貼上『戰爭與和平』的商標，送給全世界的小孩們！你看！……你看！……（他激動得說不出話去了）」。

我：「那我得即刻去拜訪他了」。

安徒生：「快去！快去（他快樂的眼淚直奪眶而出）」！

於是我拜別安徒生，沿着兩百年間，法德兩軍人集團，曾兩次東向侵俄的古道，跋涉前進，去訪問老人托爾斯泰。

十三 托爾斯泰之答

我跑到南俄一個小車站，看到躺在站長室裏氣息奄奄的老人托爾斯泰。想到這一代文豪，竟因生活與思想的衝突找不着出路，結果逃離家庭，悄悄死在這個小車站裏，不免萬感交集。走上前去，眼淚不禁奪眶而下。

我：「唉，敬愛的老托爾斯泰！爲什麼智者也徬徨一至如此嗎？」

托爾斯泰：「唉！這是文人一般的通病。我們文人常能透視我們所處的生活環境，也常會把自己所能透視的看成就是宇宙的一切，並固執己見。假如一旦對自己所固執的那宇宙喪失了信心，那一切便完了。這便是文人徬徨的根底，我怎能逃出這例外？」

我：「以你的修養和體驗，也不能超出這種俗人的境界嗎？」

托爾斯泰：「你知道我是貴族，我熟知我們俄國十九世紀的貴族社會。我的主著：「戰爭與和平」與「安娜卡列里娜」，全是俄國貴族社會的寫照。然而十九世紀紀念末誰也知道俄國貴族社會是沒有前途的了。我在「安娜卡列里娜」裡，也已大聲疾呼：貴族是個腐化的階級，整個社會是到達崩潰的前夕了！但我當初還以爲基督教的愛仍可以把俄國推向前去，到了我明瞭這祇是幻夢吧了，於是我便喪失了一切的信心，我宣佈我自己的死

刑，我是再也沒有生存的意義了！」

我：「你逃出家庭是一九一〇年，那難道一九一五年的革命你全不感覺其意義，一九一七年的政權你全沒有一點預感嗎？」

托爾斯泰：「我敢說沒有。爲了普羅列達利亞對我是個未知數。而農民社會的舊情我也不甚了了，農民出現在我的作品裏都是沒靈魂的東西，都是點綴品，我全不瞭解他們。我祇以爲用教堂，用良心，用口頭說教就可以馴服他們的。誰知他們爬起來了，走着我所不知道的道路。而我反而陷於迷途中，淒涼的沒落下去！」

我：「你熟知百年前俄國民族曾經怎樣打敗拿破侖，爲什麼你不明白那同樣的力量，民衆的力量，會打敗俄國自己的貴族軍人的統治呢？」

托爾斯泰：「我熟知過去是爲了與我的生活不接近，一到接近現實，我便變成門外漢什麼也不知道了。爲了我並不是拿眼睛去接近現實，而是拿頭腦去接近的，而我的頭腦却是充滿了貴族意識形態的東西，所以我對當前現實是模糊的，是抽象的。因此在俄國的偉大人民革命運動當中，我的旗幟上却扯上不抵抗主義，扯上基督的博愛主義，我以爲這就

是一切，誰知全不是東西」。

我：「當你開始走上神秘主義的道路時，就是你喪失前途的信心的開始嗎？」

托爾斯泰：「不！我繼續奮鬥，尋求出路」。

我：「當你開始計劃逃出家時，你以為可以逃避時代給予你甚至你的整個宇宙所判決的刑

罰嗎？」

托爾斯泰：「是的」！

我：「但是古語說得好：『當一個天上的星下落時，地上就生了一個人』，當舊社會秩序開始崩潰的時候，不就意味着新的社會秩序在誕生着嗎？爲什麼你祇知道沒落和崩潰，而不意識到新生和重建呢？」

托爾斯泰：「因爲我根本不覺得那蓬勃的新生的力量會在俄國誕生」。

我：「結果是你以爲你出走了，你就可以把舊社會拋在後頭，而不知道新社會正把你拋在後

頭嗎？」

托爾斯泰：「我就是這悲劇的主角呵」！

我：「每個生活在過渡時代的文人都是悲劇的存在。不過你對社會前途絕無期待，這是我們所唯一難瞭解的東西」。

托爾斯泰：「這是沒有什麼奇特的。凡自認自己所處的社會毫無前途的人，自然不再期待什麼了」。

我：「如果你不再期待什麼，也不再想像什麼，那末你對我所追求的「大時代」，也不再能給予什麼指示了嗎」？

托爾斯泰：「我想是的。同時，我也驚異你們中國人也會談起這種問題起來了」。

我：「爲什麼」？

托爾斯泰：「爲了貴國一向是滿足於自己的過去的，以爲自己的過去就是一切。所以在西洋工業革命已經開始了百餘年，貴國還在開科取士，以爲除六經外再無學問，以爲歷史是永遠停止不進的」。

我：「不過「五四」運動後情形就不同了，我們開始尋求我們自己所沒有的東西」。

托爾斯泰：「那是什麼呢」？

我：「民主與科學！你知道我們的文豪魯迅會爲這面旗幟戰鬥至死嗎？」

托爾斯泰：「聽說過的，祇是，唉！你們「五四」運動開始時，正是我昏亂逃離家庭的時候，你們蘇醒了，像我的故國也甦生了一樣，祇可惜這時節我自己正在混亂中，迷途中，這是多末不幸！我是應當更瞭解你們像瞭解我的祖國一樣的，但這已是來不及了。所以對你的問題，我慚愧未能奉答。爲對你求知的精神的敬佩，讓我介紹曾經到過貴國的愛羅先珂給你吧，也許他能適當地滿足你的願望的」。

我於是辭別托爾斯泰，便按地址去訪問童話詩人愛羅先珂。

十四 愛羅先珂之答

愛羅先珂會到過北平，他雖是盲的，但他一樣感覺得中國社會的枯燥與寂寞，唯一安慰他的據他說祇是北平的單調的蛙聲。

我：「愛羅先珂先（據魯迅說：北平的小朋友，都不叫他「愛羅先珂先生」而叫他「愛羅先珂先」的）！自你離開北平後，還一樣感覺寂寞嗎？」

愛羅先珂：「『寂寞呵！寂寞呵！沙漠般的寂寞呵』（見「愛氏全集」）！」

我：「但是，自你去後，北平的蛙照舊均勻地叫着，在打破北平的寂寞。可是，南方的蛙却少鳴叫了」。

愛羅先珂：「（他驚奇起來）爲什麼？爲什麼？」

我：「爲了你知道我們南方是食蛙的呀，所以無論白天或夜裏，都順着牠的叫聲去追捕牠來食用了」。

愛羅先珂：「唉唉（他眼淚不禁淒然的下掉）」！

我：「爲什麼你如此傷心地爲蛙而落淚呢？」

愛羅先珂：「唉！屠格涅夫不是說過嗎？『我和你都和蛙一樣，祇是我們用後腳走路吧了』

（見「父與子」）。而況人類才沒有言論自由，爲什麼蛙也因爲牠的自由叫喊，而被捕，而被殺呢？」

我：「所以我們南方是感覺得更寂寞了」。

愛羅先珂：「你們南方也有『桃色的雲』（愛著作名）嗎？」

我：「沒有，盡是烏雲，或者淡白色的」。

愛羅先珂：「可見你們南方是更遠離於童話的境界了」。

我：「也許是的，不過現在的青年們已不大喜歡讀什麼童話故事了」。

愛羅先珂：「（他更驚奇起來）爲什麼？爲什麼？」

我：「爲了一般青年們都在熱心追求『大時代』的故事，不再忍耐聽那些狐狸神仙的故事了」。

愛羅先珂：「什麼叫『大時代』呢？」

我：「我也不知道，我就是爲此才專誠來拜訪你的呢」。

愛羅先珂：「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如果你們『同路人』不知道，定會有高明能指示我的吧？」

愛羅先珂：「那我想高爾基會知道的，讓我介紹你給他好了。他的住所離我的正不遠」。

於是我又拜別了愛羅先珂，再走訪普羅維文學主峯的高爾基。

十五 高爾基之答

高爾基高個子，鬍子翹翹的，一見令人起崇敬之感。但我并不以見這位溫和的老頭子而即刻馴善起來，反之，我却俏皮地給他個突擊：

我：「你在你的『少年時代』裡，說你媽媽在沒有行結婚典禮之前便把你裝在肚子裏了，是否你以為古來聖賢豪傑，如孔子、耶穌、秦始皇、拿破侖之類都是些私生子，因而想影射一下呢？」

高爾基：「沒有（他眼睛睜大起來）！我不過是寫實吧了」。

我：「你在你的『少年時代』裏，把你的爸爸媽媽寫成一無足取，然而屠格涅夫在他的『父子』裏，却把爸爸媽媽那一代寫得何等和藹可親，是否是你有意把過去一代寫得份外的醜惡去呢？」

高爾基：「沒有，我祇是寫實。既不想粉飾太平，也不想謾罵過去。我已在該書裡聲明：好壞是事實，也好壞是過去」。

我：「是不是在文藝創作裡，寫實主義就是一切呢？」

高爾基：「不！不能機械地來理解這一判斷。在過渡時代，革命的浪漫主義還得高調的」。

我：「那末，你能應用寫實的手法，描寫一下『大時代』給我看看嗎？」

高爾基：「『大時代』？我沒有遭遇過所謂『大時代』的時代，那末我怎能描寫給你看呢？」

他深思一下）你讀過我的『海燕』一詩嗎？」

我：「讀過的」。

高爾基：「那就是描寫着『大時代』來臨的預兆和心情了」。

我：「但那是『海燕』的心情。你不是海燕，怎末知道海燕的心情？」

高爾基：「這是貴國的詭辯了（意是指惠子說的：『子非魚焉知魚之樂』（見『莊子』）？」。

但是，你不是我，怎末知道我不知道海燕的心情？」

我：「一樣是敝國的詭辯啦（意是指莊子說的：『子非余，焉知余不知魚之樂』（見『莊

子』）？」！

高爾基：「好吧！貴國是有一些天才人物的，我不再和你辯論了。我職務太忙你是明白的，

我每天接答青年們的來信，就弄不清手脚，還是讓我介紹你和海燕直接商談如何？」

我：「那是再好不過了！」

我於是持着高爾基的介紹信，乘機直向南俄克里米亞半島雅爾達地方飛去。那是三巨頭會議所在地，我就在故羅斯福總統所住過的旅館開了個房間，立時去拜訪海燕。

十六 海燕之答

海燕是位嚴肅的紳士，爲使他不因我引起仇視異類的感情起見，我便穿上燕尾服，希望使他看得順眼一些。但他接信後，並沒露出笑容，照舊板着臉孔來問我：

海燕：「你來訪我做什麼？」

我：「我是想來請問閣下對於『大時代』來臨的感觸如何的。」

海燕：「那爲什麼不去請問你們同種的人類去呢？」

我：「唉，說來慚愧得很！死人都問過了，沒有辦法！生人呢，都用機關槍守着，無從請教」。

海燕：「怎末？都有機關槍守着？」

我：「對啦！一般偉人們自然用機關槍守着，就是一般平民不是送進集中營，就是派特務去

監視，同樣是用機關槍守着呢！」

海燕：「（鄙夷的樣子）誤用聰明！」

我：「所以我們人類現在大部份生活得都不如禽獸了。我們先哲預言：「人之去禽獸也幾希」，現在都不幸實現了。想到「禮亡則求之於野」的古訓，所以才不辭勞苦來請求閣下給我以可能的指示」。

海燕：「你的坦白使我高興，事實上我們也原來是同祖宗的呢」。

我：「是的，是的。直到現在我們南方人對待燕子還是客氣萬分，認為是幸福的標誌，是親友的來歸」。

海燕：「但我們對那種燕子是看不起的，爲了他們毫無獨立自立的精神」。

我：「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很尊敬貴同宗的，至於對閣下近枝更是禮崇備至，就是你們吐出來的殘涎（指燕窩）我們一輩子是當着珍品來食用的」。

海燕：「好吧！（他提高聲音起來）對你請求的問題，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解釋清楚，我的感觸也是一時說不清，恰巧柏林正在排演「大時代喜劇」，我想還是和你去看一遭，你便

知道其中的究竟了」。

我：「那是什麼人排演的呢」。

海燕：「不是「人」排演的，而是我的朋友們義演的」。

我：「（我心裏想：不是人演的，那看來與我想追求的人的「大時代」有什麼關係？不過轉想跑了那末久，結局竟如此還有什麼辦法？於是也祇好推下笑臉來追問他：）究竟內容是怎樣？來歷如何？」

海燕：「那很簡單，當希特拉戰死柏林動物園裏，園裡的動物們認為是大時代的來臨了，於是開會議決排演「大時代喜劇」，如此而已」。

我：「那末，幾時上演呢？」

海燕：「就是今晚，我同你即刻去好了」。

我：「對不起，你是可以飛去的，我這套燕尾服是個裝飾品，飛不起的呢」。

海燕：「（沉思一下）好吧！你閉起眼睛來，讓我帶你去好了」。

我：「（沒有辦法，我祇好把眼睛閉上。原來他老兄用腳把我的領帶一提就把我提到空中飛

去了，我現在才明白原來領帶還有這種用法。是時耳邊風呼呼作響，說時遲，來時快，老早已飛過東歐到達柏林，脚一到地我便睜目一看，原來正是柏林大戲院門口，我低頭問我的同伴：「這是什麼街」？

海燕··「Das ist Koenig Strasse」（他用德文答我說：「這是王街」）。

柏林大戲院好不輝煌，柏林之戰俱然沒有毀壞牠真是萬幸。那時等待入場的觀眾擠擁嘈雜，萬頭攪動，好不熱鬧。守門的是女學生裝束，互相閒言語特別多，彷彿是麻雀之類扮演的。而紳士派頭的企鵝，胸前一朵大金花，表示他是招待員來領導我們入座，而麻雀們也並沒檢查入場券。原因現在是「人民世紀」，演戲是免費入場，無論四脚的兩脚的都可任意入場祇是額滿見遺吧了。何況這是義演更是無任歡迎觀眾入場了。我同我的同伴找到坐位後，舉目一看，觀眾種類之複雜，形容之古怪，顏色之豐富，恐怕自古迄今祇有這一場戲冠絕千古了。我一時心花怒放，恨不得表演一番，以見人爲萬物之靈確是萬古名言。恰好那時正奏着各國國歌，我便想仿照延陵季扎到魯觀樂的作風，依各國國歌的聲調音節評論各國的風土與民情旁及其盛衰之理，可是我那位同伴太忙了使

我無法表演。他東招呼，西招呼，口不停，手不停，特別對女朋友，眉來眼去，應接不暇。我既感無表演大才的機會又嫉妬他交際太廣，到他稍爲平靜時，便問他：

我：「爲什麼你那麼多女朋友呢？」

海燕：「女朋友是愈多愈好的」。

我：「你不聽聞英國人說過：男女之間無友誼嗎？」

海燕：「男女之間有沒有友誼在我們動物羣中是向來不成問題的。即在英國人中，那位俗人羅素到中國講學時，把老婆丟下，却帶一位女朋友去，你想他們之間有沒有友誼呢？」

我正想問他與她們之間有沒有友誼時，舞台忽然奏起雄壯的樂聲，幕也徐徐揭開，戲院裡觀眾都一時屏息靜坐起來，我於是也停止我的發問，而正經看戲了。

十七 大時代喜劇

舞台景正是個狂飈襲來前海邊的遠景，海燕成羣地在飛舞着。樂聲沉着雄偉，奏一

「海燕之歌」：

「當氣壓一直低下，低下，

烏雲在天緣邊際逐漸合來，合來，

起伏的海潮奏着沉悶的歌聲，

我心情直爲這而激昂奔騰，激昂奔騰！

我翱翔空際，我徊旋海邊，

我心緒難平，我血壓高昇，

我胸膛幾爲我熱血所漲破，

我滿欲大聲疾呼：「你來吧，來吧，你暴風雨呵！」

歌聲由女高音領導高唱入雲。那女高音的音量圓滑委婉，彷彿一隻溫柔的手指從你的耳朵一直戳進你心的深處。假如她忽然嬌聲說：「你即時死去吧！」那我想一萬聽衆中沒有半個願生還的。我們真果都陶醉了。

忽然霹靂一聲，全場都爲之一驚。原來暴風雨襲來了！電光閃閃下，兩個野狗抬着

希特勒的屍屍經舞音而過。我問我的同伴：

我：「希特勒平日也養許多家狗的呀，爲什麼今日抬他的屍首，都不能享受家狗的地位而竟借用野狗呢？」

海燕：「家狗也有許多沒良心的，到主人危難時老早挾着尾巴跑了。希特勒養的家狗，一半在柏林之戰開始時已跑掉，剩下的不是餓死就是被擊斃了啦」。

忽然有些耗子縮着尾巴跑過舞台。

我：「怎樣，在「大時代」裏，老鼠也出現的嗎？」

海燕：「出現，就是牛鬼神蛇也出現」。

那時舞台的景移向海岸，電光閃滅，風雨凄其，整個宇宙在墨一般黑暗統治下，鬼哭神號。佈景更移向森林，樹折木摧，羣獸奔避，好不驚險！忽然遠遠傳來杜鵑的歌聲，哀婉淒切，彷彿舊時代的喪歌一樣：

「完了！完了！是過去的時光！

完了！完了！是今日的希望！

我們可還有明天的準備與猜詳？

沒有了！沒有了！一切都送歸幻想！

所謂豪華富貴祇不過過眼雲煙，

所謂美人令譽祇值得暫時留戀，

到頭還兩手空空便被請入墓安眠，

回顧一生，無限膿瘡，諸多罪愆！

生活的意義祇是苟延殘喘，

人對我是欺騙，我對人也鬼胎滿懷，

鬼混一場以後，什麼也沒有回憶，

便長揚去也，生存祇是悲哀！」

我：「（向我的同伴）你看：多末淒涼呵！」

海燕：「杜鵑是個最無恥的鳥類，母鳥把蛋生在別種鳥的蛋巢裏，小鳥出生後，小杜鵑却啄死其他小鳥，獨佔異母愛。母子如此狡猾無義，現在却假仁假義哀鳴，企圖騙取世人的憐惜吧了」。

我：「所有這一切就是所謂『大時代』的內容嗎？」

海燕：「不！這是『大時代』的前夕」。

我：「那末幾時才是『大時代』的開始呢？」

海燕：「鷄叫是『大時代』的開始，而『大時代』就是明天」。

忽然鷄聲從遼遠處傳送過來了，舞台的光線也逐漸變亮，音樂從暗淡沉悶而逐漸與奮雄壯起來。雄鷄成羣着十六世紀金紅色武裝作獵蟲舞。接着獅羣出台作獅舞，接着白熊成羣作熊羅舞，接着鷹羣出台作鷹揚舞。伴舞音樂是深沉悲壯步步高揚。舞台配光逐漸光明。最後金光萬道，鮮花紛飛，最迷人處，忽然轟然雷響，全場彷彿從夢中醒來。

我：「（向我的同伴）這算是早雷了吧？」

海燕：「不！這是攻下柏林時莫斯科慶祝炮聲」。

我：「納粹首都柏林被攻下，是勝利的決定點，全世界都應當鳴炮慶祝才行了。」

海燕：「那也看各國的風俗習慣如何。譬如貴國所有國家慶祝事項都燒鞭炮，不燒大炮。原
因火藥是由貴國發明的，所以公私都很珍惜牠，不肯亂用牠了」。

我：「但是外國放大炮慶祝都是政府放的，敝國燒鞭炮慶祝都是人民燒的，敝國政府想燒鞭
炮，照會計條例，不能報銷」。

海燕：「可見貴國特別民主，連燒炮慶祝事項都劃歸平民辦理了」。

那時候舞台已呈光明之象，盟軍舉行柏林入城式，遠景滿佈朝霞，太陽東昇，百鳥
高鳴。黃鶯一隊，歌：「黎明舞曲」，清脆明媚：

「起來！起來！

黑暗今已退去，

太陽就昇上來！

自北自南，

自東自西，
陽光驅逐黑暗，
萬物醒從夢裏。

把睡眠開來，
把精神抖擻，
世界原屬我們，
莫把光陰虛度。

起來！起來！
黑暗今已退去，
太陽就昇上來！

移時空中堡壘成羣飛過舞台，坦克車騎兵炮兵步兵均列隊而過。舞台更加光明，音

樂更加激昂。這時候由男高音領導，高歌：「勝利進行曲」，激昂歡快：

「我們的大炮轟滅了法西斯小鬼，

我們的先鋒掀起了民主大旗，

我們千百萬英雄的生命絕沒有白費，

這場勝仗是我們贏得來！

這是我們的勝利呵！聽着！

這是人民的世紀呵！聽着！

這是自由的時代呵！聽着！

這是正義的發揚呵！聽着！

整個世界秩序要我們從頭更改，

我們的生活方式要我們重新安排，

把一切野蠻專制和獨斷全盤倒毀

明日的世界是爲我們全體而存在！

這是我們的勝利呵！萬歲！

這是人民的世紀呵！萬歲！

這是自由的時代呵！萬歲！

這是正義的發揚呵！萬歲！

我：「對德勝利是令人興奮的，爲民主而戰是將以勝利而結束了」。

海燕：「但是我們還祇贏得戰爭，并未就贏得和平」。

我：「和平也要去贏得來的嗎？」

海燕：「怎末不？戰爭勝利的果實會給人偷走的呵！試看原始社會的戰爭，原爲人民而戰的軍事領袖就竊取了勝利的果實，把持軍權，創製國家，結果是拒了外敵，造了內奸，戰爭是贏了，和平却輸了，歷史朝新的方向走去了」。

我：「但是這場反法西斯的戰爭是全世界人民一致參加的，難道還有誰敢於明目張胆大白天裡去做賊嗎？」

海燕：「不盡然。羅斯福死了，杜魯門藉藉無名，必領導不起整個戰時機構，美國政策會向右轉去，向反動走去。邱吉爾在戰爭末期就已把帝國主義代言人的原形顯露出來，在希臘試演他的反動勾當了。這雖然給激怒了的英國人民把他趕下政治舞台，但工黨政府已聲明對內才與保守黨不同，對外還是一致的。這樣英美舊帝國主義政策的復活，勝利的果實就明顯地在被竊去的嚴重危機中了」。

我：「戰死者的血跡是如此快地被遺忘的嗎？」

海燕：「你們人類原來是個善忘的動物呵」。

我：「那也是一般敗類才如此，有良心人士是永遠紀念着他們的爲和平民主而倒下的先烈的業蹟不容誰踐踏粉碎去的」。

忽然一道金光使舞台完全爲強光所籠罩，而觀眾們也爲強烈的光線弄暈眩了，那是表示原子彈向日本的投放。接着舞台上充滿了紅旗軍的奔馳，表示蘇軍五路進入東北。

我：「蘇聯對日宣戰等於遠東第二戰場，太平洋戰事快結束了！這真是快慰之事」。

海燕：「且慢着快慰，美蘇在遠東的會師，將使美國的反蘇歇斯的里亞病症加劇，而貴國也將遭遇難題，內政和外交之間將產生強烈的矛盾和糾紛」。

我：「美國畢竟如何尚未可知，但我們會像英蘇間的法國一樣，在兩大國之間堅決前進」。

海燕：「談何容易！法國有她百多年的革命傳統，她資本主義相當發達，她人民程度水準很高，你們如何？革命了三十四年，還在喊：「革命尚未成功」，如何做得法國第二？怕祇怕會做成西班牙第二去呢」。

我：「不會的！你不要以為我們會像西班牙民族那樣脆弱。老實說當西班牙出版「唐吉訶德先生傳」的時候，我們出版「水滸傳」已經兩百年。換言之，當西班牙人民滿足於他們的武士瘦馬劣槍在街頭耀武揚威，甚至和風車羊羣作戰時，我們的武士們老早集體跑上梁山，扯起「替天行道」的大旗來了呢。六百年前我們的祖先會如此想，顯然六百年後他們的子孫更不會走上唐吉訶德子孫們的道路了。假如誰幻想步唐吉訶德的後塵來鬻幹一番，那現實的無情，將使他的失敗比唐吉訶德本人的還要淒慘」。

海燕：「這對於我倒是一個新的概念呢！」

我：「中國對你將還有一連串的新的概念等着你去驚奇呢！」

忽然舞台上——一陣靜寂，最後一聲炮聲發射了。

爲四大自由的民主的戰爭就這樣正式地光榮地結束了，勝利的紀念是狂歡節的歌舞昇平。輕快的樂聲，熱情的蹈舞。全場歡呼鼓掌，配合着舞台上的狂歡的歌曲，弄得整個劇場簡直成浮動的大海一般。祇是海燕却忽然端坐不動，這使我驚奇起來。

我：「你不感覺得這是一個狂歡的新聞嗎？」

海燕：「你知道成語說的「樂極生悲」。現在是一個時代結束，又一個新的時代在開始了。

我們要嚴肅地注視現實的發展，象對新生孩兒的出生一樣，不能稚氣地用單純的歡呼來迎接牠，痛苦就在前頭，還須咬着牙根前進，歷史總是曲折行進的呢」。

我：「我知道你在擔心美蘇，英蘇，與英美的沿於全世界的三角鬥爭，而尤其對我來說，你會擔心敵國對美蘇左右做人難的局勢，我敬佩你高尚的胸懷，與及偉大的同情盛意。但我必得告訴你，世界終是向和平民主的大道前進的，這是人民的衷心的要求，誰違背這

個，誰就要滅亡的。而對敵國來說，在美蘇之間，我們一定能和平相處，而且我們一定能追蹤他們前進的。我們古語有說：「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我們在美蘇兩大民族之間，我們一定能直立起來和他一樣生長並強大起來的」。

海燕：「但願如此，使你們成爲美蘇友誼的橋樑，而太平洋從此太平起來」。

我：「是的，我們一定爲這理想而鬥爭！」

忽然又一陣掌聲，舞台監督（笨鴨扮演的）出場有所宣佈。

舞台監督：「親愛的觀衆們！一個新的時代降臨了，這時代，是我們的時代，是屬於我們全體的时代！爲了這場反法西斯戰爭是我們大衆贏回來的！但未來的道路還不是平坦的，爲了我們還祇贏得戰爭，還未贏得和平，贏得不得和平，就贏得不得自由和平等。我們還須爲我們的光明的未來而鬥爭！我們還須得像在戰時一樣，團結着警惶着注視着前方！希特拉雖然是死亡了，他的鬼魂會在世界各地各色人種的渣滓身上復活起來的。讓我們提高警惕性起來！不要爲勝利弄昏了我們的頭腦，弄花了我們的眼睛，勝利的果實會被奸人偷竊了去的，和平民主的前途還須我們努力去爭取的啊！親愛的觀衆們！」

劇場裡一時衝動起來，鼎沸起來了，憤怒燃燒在每個觀眾者的胸膛裡面了，祇見一位顏色鮮艷的觀眾站立起來了。

觀眾A：「讓我們團結起來，像一個巨人一樣，確保我們的勝利，爭取我們的將來！粉碎一切法西斯餘孽的幻想，打倒一切時代的落伍者，一切社會的渣滓，一切歷史的糟糠！」

觀眾B：「讓我們恭請我們的英雄死者好好安息吧！我們誓死繼承他們的光榮的事業而奮鬥到底！」

觀眾C：「讓我們兄弟般互相祝福互相勉勵吧：戰爭還沒有停止，爲了法西斯餘孽還沒有澈底被肅清！」

全體：「讓勝利的樂音重奏吧！好讓我們熱血重新沸騰起來，整齊步驟向光明的未來作偉大的勝利的進軍！」

於是雄壯的樂聲重奏，我們全體起立，並依次魚貫出場。

我：「（向我的同伴）你還是懷着沉重的心情離開這裡的？」

海燕：「不！人民大眾的力量始終是歷史行程的決定者，從人民隊伍中來絕不會感到前途是

灰暗的，所以我的心充滿着歡欣，也充滿着期待」。

我：「對敵國來說，你也寄與同樣的期待嗎？」

海燕：「自然！我讀過你們的『水滸傳』呢。祇是黑旋風老是喊着『散伙』，這有點聽不順耳」。

我：「那是個人主義的作風，應當被清算掉的。我們現在永遠喊着：『團結』！祇有團結才能構成戰鬥的力量，在爭取和平民主的大道上，祇有這口號是一切的基礎」。

海燕：「好的！讓我祝福你們」（他伸出手來握着我的手）！

出得劇場來，出我意料之外，太陽却照在我們的前面，怎末晚上進去看戲，出來就

天大亮了呢？

我：「怎末太陽出來了啦？」

海燕：「大時代的前途就是光明的啦！」

海燕笑起來了，他整夜儘管興奮着，但從沒有露過笑臉，現在他笑了，那末自然，

那末天真，那末任情，使我油然地欣快起來，我凝視着他，彷彿他快要為歡樂的情緒所溶化去了一般。忽然金光萬道自他身裡發射出來，像太陽光線一樣，他全身也逐漸溶化

於太陽的光海裡去了，使我驚奇，使我發呆，但我心充滿了愉悅。……

十八 結語

到我把我的疲倦的睡眼睜開起來，原來是躺在床上。昨夜遲睡忘記關上窗子，東方的太陽直射在我的身上，室內異常靜寂，室外鷄鳴狗吠，鬧着一團。到意識逐漸回復時，才憶起昨夜的老問題來：「究竟什麼叫「大時代」呢」？海燕的回答彷彿還掛在耳上：「大時代就是明天」！於是我朝着東方的太陽不免微笑起來，「昨夜說的明天，自然是今天了啦」！我想着：「真的，眼前才是個「大時代」，這是過去文人學士所不會瞭解的。那末，「日出」那劇本上說：「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睡覺吧」！這是錯誤的，試看：溫和而光華的太陽，不正是我們的嗎？在「大時代」裡爲生存，爲自由，爲民主而鬥爭，我們能背棄太陽而昏睡着嗎？不！海燕說：「大時代的前途是光明的」，真的，光明的前途不正擺在眼前嗎？我們不當爲爭取前途，爲爭取光明而站立起來嗎」？我一邊想着，一邊挺起腰板，爬下床來。

一九四五年七月四日於貴州榕江十月四日改作於桂林

本書作者其他著作：

科學概論 第四版

文化供應社出版

七元七角

本書爲抗戰期間著名暢銷書，自三十一年出版後，每年重版一次，可以想見。今抗戰勝利，特用白報紙翻印第四版，裝璜美麗，不日出版。本書係用新觀點綜合報導科學各種樣相并加以確切評述，爲目下國內唯一正確論述科學之巨著。

科學史話

文化供應社出版

印刷中

：作著一另者作書本

活 生 與 藝 文

行 印 社 版 出 山 蘊

版 出 日 不